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宋德鴻

文憲集卷十三

明　宋濂　撰

題　凡五十八章

恭題御製勑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彦良爲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勑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

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邱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擬臣濂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勑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者莫若君其此之

謂與雖然今之職為相傅者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徳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為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為俶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為節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

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枚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
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
物之彩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為人俊偉氣
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
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
不勝忭躍將趨拜堺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
為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賛善
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帝前者十又五年當

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為卿雲散之為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産乎北其勲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内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况乎神藻焕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

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題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修日歷既而中書亦奏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為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閽太官進饍羞其事甚嚴且秘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即成稾思得俊秀有文者通攷義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上可其奏其一則義

烏黄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耶臣對曰文獻公溍昶之從曾祖也上悦復見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幾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上燕乾清宫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

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黄秀才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曰瀛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莱賤士一旦遭逢盛際奎壁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黄金為泥寫上賜和之章飾以黄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

成自然度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勗之哉昶尚勗之哉昶字叔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恭題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皇帝御乾清宮召臣

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上憫其為開國舊勲特降手勑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藏

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
惟庸與臣爲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聖學
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爲宸章麗日卿雲照
臨下土固非蟣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寛仁峻德優
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
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
是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爲彤筒飾以雙
金龍尊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

盥手謹記

恭題賜和文學傅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為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紀行詩四首視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皇上二十年睿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

至於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為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閩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上喜而和之益可見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官後敷贊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為藻書之藻自

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為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恭題豳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嘗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䌙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

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塲以至上入執宫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勩之狀揭之宫掖布之戚里使六宫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温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

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中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彦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

潰成卷不遠數百里持至湔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
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
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公常上章控辭曽未幾何再遷
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
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奏乞宫觀及補
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答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
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况其經營淮南之策表
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闢南雄守欲罷和議之疏焯焯

著於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編修岳太師為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瀌因循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擢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為太常伯然吏部為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題宋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前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文

定公師亮爲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夫人孫氏者也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間以夫人壽考而有令子數召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免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曾未幾何而夫人亦薨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漫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

日所密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僉書樞密院事授給事中出守於代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召入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戊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懇乞寧省故札中以秋防逼近差替未得直俟來春別有指揮答之上不忘舊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遽定以近防秋之語為證非屬戊子之五月即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

尾止云天聖六年龍集戊辰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署其名攷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秘書監致仕宗誨所述也中言御前擢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内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在吕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跋語謂朝廷方渴邊將先公首自請行者即非當時事實蓋公居宥密同樞密使王顯副使王沔與議取幽薊之事及曹武恵王兵敗上頗不樂繼以奏對忤旨乃出為外任

後因趙忠獻王言之故復召還茲云請行者諱之也先是藝祖幸洛陽公疏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懲姦謹刑下并汾選良吏十策為獻藝祖已甚器之暨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府遂陟元台雲漢昭回之章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後四百年竊覩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而能致其時雍之治者氣象為不可幾及書曰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鋭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令内批所謂肅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閒爾予道出歙上朱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

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内出者曰内批又謂之御筆皆内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

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塜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甪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秘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

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録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顔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傅會耳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埜語又呫呫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

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書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題司馬公手帖後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瀛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

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為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葢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絶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勿

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黄葉在洌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為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為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鋤刬而絶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為左

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為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

遺當時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為樞密使時所遺當時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相之任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修國

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遣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望祐元年十月巳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托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

宰臣因留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為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寜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為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落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荊國王文公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

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勲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為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為詳著所遣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為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

廣都人以黄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
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
為尤可玩瀛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葢有所
感也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
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
實為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修三禮以儀禮與禮記

相參通為一書其不合者分為五類周官則別為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澹軒也澹軒蚤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黄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令道隱民散時觀之不翅應龍游乎玄闕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

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耶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焕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公㑹叔以政事聞於乾道淳熙間一時所交皆麗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出守于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為太常大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尚居

右揆續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即進左丞相令其銜尚云右相當是十六年袁侍郎機仲稱公為判府安撫顯謨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入居殿院其稱公與機仲同亦當是十六年正公知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請郎機仲嘗權工部侍郎因論大理讞案有忤權要請外得予郡尋降兩秩至紹熙初始復元官然機仲及文節公廷秀范資政至能俱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又與公為同年故帖中皆以年末稱而廷秀淳熙十

三年始遷尚書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以直秘閣出知筠州令其銜尚云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敷文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銜曰權禮部尚書者亦在淳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參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超躐方悸畏控辭其或轉吏部之際耶趙忠定公子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即陞知院令其銜尚云同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憂撓救過不暇

盖為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沽名之故也他如王文定公季海之帖中有臧否懲期等語按淳熙八年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有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為臧貪刻庸繆者為否無功無過者為平歲終具名來上公時提點刑獄江西所上失期季海方在台司乃以道遠為解上不悦降公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傳記相符也然即是諸公而通論之季海仲至以相業稱機仲正色立朝有古

諫諍之風廷秀之愛國至能之不辱君命處義劾汝愚稽命論罷沈清臣雖於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子直奮不顧身定大計以安國家功業尤號焜煌無讓於古皆可謂有志不羣者矣至於紫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緒使聖經昭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為何如哉閲是卷者當思感悅慕效毋徒視為奇玩而已也新定馬君文禎公之七葉諸孫持此求題病忘之餘謾掛漏而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定為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為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為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𥈭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内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畧所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賛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

類皆嶓勃之多無以見孤峯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寳玩覽者當以敔彛周鼎視之

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黄伯正手帖云贑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爲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

者深矣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修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

不能舉其辭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弗忘復裝褫為櫝軸懸之齋閤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題黄山谷手帖

右摩圖老翁自戎州回荆渚所遺二帖正固陵即位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之時也其所稱諒正乃元祐侍御

史黃公之子僑居于荆逮翁之至與兄益修持譜牒以敘宗盟翁繼往拜其家廟諒正以侍御公所用流離鍾遺翁其情好之篤不翅伯仲故翁稱之為五弟强宗也諒正善醫翁因以藥事相屬而云送藥甚惠同惜兩日喫姊差快同惜其女名也計翁生此女時年已望六十矣初翁三十餘嘗過泗洲僧伽塔即造發願文戒酒色與肉食曾未幾何輒皆犯之至於者年尚不能制其血氣之私如此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雖賢者或不能免

邪聊戲及之至若翁之大節及其翰墨之妙世無賢愚皆能道之兹不待賛也同惜後更名睦介休縣君謝氏所出長適舒城李文伯云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贑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㸃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贑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贑僅踰年當徳祐乙亥之秋即

師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可不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瀛瀛頗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為少師太乙宮使令第一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職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遣正許君初榷寧海令時也第三帖言許君受人戕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為何時當在許令蒞官之日

計稍後於前二帖爾第四帖即前帖内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令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荅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寳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號東泉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史官金華宋濂題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别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裹鮓尤為佳絶瀌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夐然不侔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

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惟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耶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

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

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

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

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揀廷臣

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

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

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

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巴延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絶但知建元為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

馮遂奏于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大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

那會公以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傅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録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後痛自尅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侍御

史蕭振之事不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温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揺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閩楊煒上書責李光徇檜議和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為池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為君子矣

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冈次鳳時為錢唐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上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時主桐廬簿賈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耶然廷佐劇論讐恥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

張憲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罔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余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為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以然者既深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罔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黄文獻公令忠宣公咸為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瀛文不已罔亦多賢子孫也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怒猊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為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

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頃獲觀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跡其㢘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閎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足窺其髣髴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絶類而紈素幸完豈不尤為珍玩也耶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置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

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黄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越士餞行卷後

古之人送别多發為聲詩以致期望祝規之意而唐為尤盛然其為辭托物以喻蓋得夫比興之義為多故有以所送人姓氏古今事而命題者如釋皎然餞顔逸得晉先傳是已有即景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送别而月下聞蛩王符别故人得凌雲獨鶴是已有同賦古人詩以為題者如駱賓王送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劉斌送劉散員賦得好鳥鳴高枝是已有以故蹟而分題

者如盧綸送楊宗德歸徐州幕得彭祖樓郎士元送李惠游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一物而遂作題者如張九齡餞梁明府得荷葉何包送孟儒卿得秤錢起送客得油席帽是已如此者不一而足見諸傳記蓋斑斑可考也今觀越中人士送金徵君詩皆用越之名山舊迹立題以送其行其殆取法於盧綸郎士元者歟或者病其無所據予遂歷疏其故而繫於詩之左方以為越人解嘲殊不自知其辭之蕪且拙也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黄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修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録因為檢其遺槀繕書以補焉且為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為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潜嶽之峯如實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暎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

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為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為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岩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

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偉豐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尚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尤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

題朱彦修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之為道本於内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

守真輩獨能遠紹絶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惟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耶韓子有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游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為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

令於原禮見之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為人之實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為珍秘令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為有所托矣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黄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溍所鈔瀛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㒨墜逸手録成編此蓋其槀本也瀛之學子同里俞生恂購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夢炎字子暘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事之

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茍合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修君德謹邊事爲戒權臣才之欲寘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蠲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州樽節浮費獲錢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羣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耶令去公之歿已二十三年公之尚德

尊祖之意猶熖然見於觚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弟子翰林待制王君禕手抄從公命也恂幷裝褫以附其後云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悼友道壞缺訣佞以為容詐諼以為智遇不若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

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茍不虛中而拒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顧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為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耄尚將内交焉

題思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予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祗應知已是僧彬之句最得詩人優游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卹之其卹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予崗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闕濟藏主以禪師手

跡與元叟端公山居謠聯為一卷請余求題故為疏詩之義若此山居謠寄興髙遠綽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吕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屬邑東陽為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髙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

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小傳述其立身行已動法古人阽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修流風遺澤有以薫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奮興前被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愧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

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為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於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

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癖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為勗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

為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山莊圖

龍舒李伯時作山莊圖為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善畫嘗為

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即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為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為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澹巖居士張澂所題識澂字新仲

其視伯時為舅氏建炎三年己酉時為御史中丞二月
已巳上疏劾黄潛善汪伯彦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尚
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
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彦責授秘書
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澂謂自右轄得請潯陽薦竄回
鴈者葢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澂亦奇
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瀟唯掇拾緒餘以
附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即伯時公庚元中大小山即梁

何點及其第胤嘗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漫舉之以為言耳因并著之

題郭熙陰崖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邱李咸熙筆法其所作陰崖密雪圖大陰沍霿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㵽㵽然起栗矣或者强指為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為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韻令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為友每坐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為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瀰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撻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毬

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斫髮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闗弓斫縈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

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壁瀌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蓋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社既屋皇明受命圖入晉王邸王下教俾瀌題識其左瀌聞史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

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歆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為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諸家之長為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攷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

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

題織圖卷後

宋髙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璹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吴配髙宗其書絶相類

豈疇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

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

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為

顯仁韋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

農事為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尚可獲

之耶

題蛺蝶圖後

右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樸頭

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絶品也舊時曾落宫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為言則恐不然也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主事勲曹轉閫省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盱江監瑜畫為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彦

和實為之記庭堅來京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卷曰以
搠說者謂搠栢也搠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
臼用以擣鬱鳴呼栢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
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
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
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
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斃患不及轍其後咸如
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愧於栢

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栢築庵乃為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書得顛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賛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筆二字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

後必有署押予於中秘屢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邱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黄金白璧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尚永寳之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皆誤矣

題墨本黄庭經後

余嘗見黄素黄庭上下織成玄蘭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朱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大師李諱所獲復入宣和内府宋籙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琹心玉文趙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

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簣成湯垕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予屢閱之其字體絶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别其何者為真也豈楊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樵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賛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賛圭角混融而光精熛然非

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鉤榻黄庭經與此正同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寳也

題李霽峯先生墓銘後

瀌兒時伏讀霽峯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艷其人逮長受經於黄文獻公為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寳庫宏開蒼壁白琥黄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瀌亦髮種種

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志弗强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瀛胥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世嗜學而有文令試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為有後矣

題張如心初修譜敘後

浦陽仙華為屏大江為帶中横亘數十里而山盤紆週遭若城洵天地間秀傑之區也產于斯者族每繁衍而

悠長高智遠畧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喬林巨鱗之滄海其間有龍溪張氏予嘗叙其得姓受氏為神明之冑流傳貴顯已詳見他世家列傳中即叙所謂北走中原遠探周漢究先民之所生南走吳越近披吳寧吊大夫之遺墟者是也宋季自東陽白鹿山來遷諱祚字叔元者以安撫司提鎮鎮浦陽喜其山水饒沃而浦之東西又有麟溪鄭氏合溪黄氏深溪王氏左溪于氏裏溪吳氏各相規以道德相敦以孝弟相勉以詩書積

歲既久上下相安軍民之間匪但臂指相似抑有家人婦子之意遂卜龍溪之側而家焉敘所謂樂其山水風俗之美與其民信且親而遂家焉者是也提鎮公而下七世于茲子孫之蕃即已踰百登仕版者十有餘人今固祖孫父子兄弟妻妾生卒墳墓歷歷可數過此而服盡代疏或遷徙之靡常盛衰之不一竟相視如途人者有矣於是有圖譜之設以提鎮公為浦陽始祖吳寧以前不之及而此后之子若孫皆備書焉敘所謂世系之

推源者上逮弗遠族屬之登載者下逮未蕃然今日之近後日之遠也今日之寡不為後日之蕃哉吾惟盡造端托始之意使後人可繼而已者是也嗚呼世代綿延莫不有德焉如翼運扶明賛化宣治世國世家公子公族者弗論矣亦有孝友足以宜家禮樂足以摩俗功力足以利民其視前不無稱異然而克昌厥後曾無少遜者何也因思提鎮公之鎮浦也四方雲擾而百里之中庭户晏然行者無裹糧之苦居者無捍闗之虞官府賴

其保障以成治化提鎮公之及物可謂侈矣迨及子孫又能孝弟力田問道講藝升其堂則箕引而裘隨周其廡則塤唱而篪和臨其階則珠聯而玉綴提鎮公之後嗣何多賢哉吾聞周文公之造周也卜年七百卜世三十聿後子孫積德數為過之則提鎮公之流傳寧有既耶積久愈昌數世之後將振振繩繩懸懸繫魚秉鈞當軸以見天地報稱之意者今其世孫慶元學諭如心公初修譜事夫如心公因瀌景仰平時獲拜于月泉里第

謂其查滓竭盡内外瑩徹足以濯人肺腑德藝淵深不能涯涘接人於神氣之微而嘆爲前輩之不可及者今復于譜而見之耶其介子正卿亦舉明經爲浦學諭與予曾同硯席謁予題識予欲爲推原本始分别流派固如心公之所不言又欲爲援情論道稽禮立法則又如心公之所能言予且烏乎言哉予特敬公之爲人善是譜之誠而信微而彰確守弗失將流衍於無窮也故爲題其意緒如此時皇明洪武己未秋九月朔旦嘉議大

夫翰林承旨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潛溪宋濂書

題葉賛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賛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頴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别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于廷甲

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趁青宫聽注授寫職名為凡偶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闡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

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令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為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

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為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貳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删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為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為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

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黄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逺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殆非栢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録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

若詠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璹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氷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璹之父母納李實爲贅壻合婚甫十日實賈遼東遂溺死於海濤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皦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貞節婦矣張侍講以

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為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絧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

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仁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懽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他適為兵所縶敺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剚刃於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巳者屬傅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巳存吾不

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媵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媵人以告黎明覔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氣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絶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警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李欽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濂居金華時嘗學經於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見當塗李公仲羽寄先生詩一通興寄幽邃有不可企及之妙因叩其問學淵源所自先生為之言曰當塗有姚四清徵君者時之碩士也仲羽與兄伯羽嘗師事之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復以經學文辭著聞仲羽兄弟既得賢父師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過於人者伯羽之文簡奧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延祐丁巳伯羽試京都庚申仲羽試江浙行省皆預薦舉又先後出

為校官當世之人恒稱之為二李焉濂已謹識之及來金陵始職仲羽之二子宗泰宗茂文行凝峻俱為名儒而宗泰尤為夏國余忠愍公所器重濂益知先生言為可信而其家文獻之猶足徵也及觀吳文正公所述仲羽母夫人姚氏墓銘備言夫人通經史教二子極嚴向學少怠為之不食不語夜而讀書必持澈衣在傍綴之夜分不止又知仲羽兄弟之所成就雖有藉於賢父師而其出於夫人之教者夫豈少哉嗚呼昔之鉅儒因母

訓成名見諸紀載者每班班可考有若夫人之賢實與之異世而同符也灋因詳著之欲其後裔知夫人家法之嚴而問學淵源有不可廢者如此夫人衆行則誌文具列之茲不復深論也誌文所書和中即四清夫人之兄習即伯羽翼即仲羽山長即青山府君甥舅父子皆以文鳴而夫人亦精于詩有梅窗集傳世一何盛哉銘辭凡三十言皆文正公手筆而并自署其名餘則仲羽書之其繫銜以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者文正公自為

國子祭酒之後即歸隱宜黄山中延祐戊午春始詔以
令官起之行至儀真病作不復上渡江憩金陵修書纂
言此葢作銘之歲丙年正七十矣其文已刻于支言八
十一卷文皆不殊惟貨財作貲産云

文憲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宋德鴻

文憲集卷十四

明 宋濓 撰

跋凡四十一首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奉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思論之列其意以為幸逢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

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顔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内官扶掖而還乙巳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旣奉表詣殿庭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耋拳拳戀闕之心皦如出日忠欵自將不替往

初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猗歟盛
哉昔宋孫宣公奭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
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美談矧我皇上
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
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
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
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

有不鼔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備載日歷復因同之請恭書於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曰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内殿君臣之間寔同魚水非直侈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

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盃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能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悦臣顔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黄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

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勑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籍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夐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令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爛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

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為顧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彞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礲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録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藍而有作者又别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尭宸翰初倣黄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𢕟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讐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鑑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為是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吕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宫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吕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為隴右刺史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勲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為迂遠遲頓之罷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吕君正同而其幸

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為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為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為迂故為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恒法宋楊守齋纘所以法纘者以合

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髪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懟躁急不可為訓尚可以為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為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中吕為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既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為宮乎其與獨彈黃鍾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

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今閱此書不覺為長嘅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為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令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確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鍾諸欵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

石遺文甚多其最逺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録獨以筆畫類小篆為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㸃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為周人之書何獨于此而疑之耶瀌既手摹刻于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

徵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
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
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婆羅子或謂天
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
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
蕆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
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

者宜畧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兹卷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顔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髣髴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

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揺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被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寛易相去何如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瀛為之題識瀛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

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别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㫖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兵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歴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為

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偉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

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楊偉時與歐陽脩胡宿趙槩楊察並為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為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為空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禄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彦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為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奎尚書司封

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吳奎
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
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
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執事者也其
云主事令史書令吏者三省皆有之呼為省吏唯尚書
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
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祗事也其云都
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

尚書必歴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為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辛卯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褒賛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

之司蓋黄帝時以秋官為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者援其故事云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瀌既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説耶瀌曰鄂州為郡日静春劉先生實為倅二公相得懽甚及鄂州卒于官静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亟裒遺槀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為小集云惟鄂州平生

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斂衽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每為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昂謂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之下瀌竊意其雄文偉論煕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為少今所存僅止於十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薦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

所裒之舊鄂州賢子孫宣明方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尚宜相與謹其傳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遺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

計海内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絜之學道絜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

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子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禄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為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禄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絶江竟歸且以

為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産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鋭結怨羣小遂薦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為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吕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顯為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

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為勸也所謂兩壻入館即林子燕徐沖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涵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為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為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亹亹為

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蘿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别駕安置儋

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臨於天慶觀
觀有乳泉故公為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
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
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
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啟行賦後題云
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
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
嶺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六月

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
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歳實為晚年之筆
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為海
内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滙嘗見漳水鄺元璵跋公眉
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閲而弗之厭使其見
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辭翰皆
為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鳴吠不已磨剗
焚燬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

在或有鬼物呵護之耶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容國公家藏文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瀕得以詳識之瀕按蘇公此歌為胡闇作傅藻述公紀年其所為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

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
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
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客國公者金之宗室
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
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趙侍讀楊禮部
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酈
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
以門資敘官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

是兩人者皆尊尚蘇學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内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寘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閒也

跋東坡穎濱遺墨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事臨川危先生題之既以詳矣瀛則畧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

阿力詆章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泰陵怒其以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曾未幾何羣邪共譖再陞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别駕安置雷州此帖蓋發筠之時所遣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遠高詛之言也然少公屢遭遠竄凡至竄所輒閉户著書人間慶吊之禮一切謝絶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遑馳賀實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字畫僅平平耳其視當時擠

陷之者力追羲獻而姿態橫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子不彼之寶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可畏哉

跋黄魯直書

右太史黄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洒皆超軼絶塵覼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攜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翏翏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間至今如玉飛動當是

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濺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獲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為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

態嗚呼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黄山谷書樂府卷後

右行書一卷涪翁五十九歲所書葢晚年之筆也翁初與周子發後游荆得名本蘭亭始悟古人用筆意及謫黔中見藏真帖於是結體飄逸頓入妙品人以學子發為言而翁深諱之矣然翁寫此時正自鄂渚遷宜州當屢譴之餘孰能不鬱鬱于中翁則游戲翰墨書雜辭二千餘言以寄其媚家李渠德索懽欣和豫之意尚洋溢

於行間其樂天知命為何如覽者若有得於斯則於問學之益不少矣字畫云乎哉

跋黄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陽林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為妙絶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為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構霜鍾堂畜雅琴十餘過

嘉賓至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瀘川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馬夫居士之在中朝惇卞輩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蜑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為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

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夔道建中靖
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議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
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
應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夔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
舒之擢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
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盖不難知者
也詩序云弁簡周彦公周彦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
師之犀從弟程遵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

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歿謚

賢節先生東坡潁濵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

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謾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

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奬之重

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

從木者其偶誤耶抑或别是一人耶

跋蘇叔黨書黄山谷慈氏閣詩後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

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潭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啟行十一月至英州既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七月而

文忠公沒遂營葬於汝州之郟城因家穎昌竊考斜川發廉州日翁尚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昆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為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耶闇見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瀌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却決為真跡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曾公袞同登公袞南豐人名紆曾魯公布之子

時編置永川亦三年矣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昔者西門先生真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事為同僚之勸其門人莆陽王邁實之因敷繹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宓師復為之别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竦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端人正士在前尤當凛然興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

伯趙魏公孟頫誤以為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諸公題者凡八人皆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可畧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別通稱之為程子夫兄弟既可為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計褚公之

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耶灝也鄙夫徒欲嚕嚕搖其喙不幾於大惑矣實之號臞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為文未嘗秘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郎覲其為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回撓類如此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并及焉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昔唐人好寫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托之以傳令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嬪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薨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寇謙之吳筠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為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耶公自承旨翰林以延祐乙未五月謁告南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為書是經年已

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為晩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公蚤歲書槩以揷花美人為病使其覩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故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閱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即李章肅公倜自號員嶠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

公寫老子而藏之爾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為逼真誠絕代之寶也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

莬矣公書之傳世者真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葢真者猝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姸贋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黄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為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籌番陽人也攻九流諸家言能得其肯綮之會嘗作通一畢萬圖以貫其旨閒又謂學之所

急莫過為善而為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覺道架梁方六七十里閭人無行病復能振貧窶者以布帛注疾病疕瘍者以善醫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淑之地令改其藏故鄉之人無分戚疎稱為善士如一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頤為製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生之行時先師黄文獻公晉卿方召還禁林先生之子爆遂請文以識其事黄公欣然書以遺之爆持之南歸秘藏甚謹不翅虹壁之貴近歲以來番陽屢經兵燹六

丁挾雷電取之以去獨四大篆勵存爆將琢石勒於墓隧之閒閘瀌受業黄公之門求補其亡并鑱諸碑陰瀌謭不敢僭而爆屢使强言之昔者孟氏之論善士訓詁家以善蓋一鄉為説令人無疏戚咸以是名先生則其善誠足蓋一鄉矣非賢者而能之乎竊恠世人豪奪巧攘者衆不扼其吭而盬其髓有弗饜也其肯如先生利而振之乎歐陽子云為善者能有後托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黄公之文能亡趙公之四言足以盡昭先生及

物之美垂之永久蓋無可疑況爆留情書傳研磨字學已有成而思紹述先德尤拳拳夙夜靡忘豈非所謂有後者乎善之所及遠矣爆之孫子尚其引而弗替也哉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國朝令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

子者蓋是時政尚簡實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徤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為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以為疏其歲月如此若王之大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黄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顔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顔子

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為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第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為檢討官瀕行公造序槖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餞焉仲舒既屬繕書者入卷乃收序槖秘藏惟謹及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悵然遐思嗚呼

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為佳子弟出仕為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詑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為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灑掃公門與仲舒為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瀌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

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灤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瀌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覩于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瀌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為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賛也

跋張孟兼文稾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强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為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竒氣熖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之文何敢先伯溫令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

否耶縱使伯溫非謬為推讓者才之優劣㵼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槀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懐孟兼請㵼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方柳黄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修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竒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

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巖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瀛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為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侯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懐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令翰林待制禕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瀛以瀛常及洒掃柳黄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吴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吴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為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宫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兹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為仲德所攬

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為言余耄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既而笑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為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尚未免為異茍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為然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婺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鳳字天儀公之羣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瀕在禁林翁之諸孫穆持行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敘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敘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榻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敘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

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敘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錄所載謂銍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區區老僧亦何敢靳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黄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

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閲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説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葢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夐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

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跋葛慶龍九日詩

江乘沈玄格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爲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

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颾颾不自止皆鵬騫海怒欻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壹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玉磬鈴醉後自搒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魂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葬

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竒氣横發直欲騎日月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紛綴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躧躧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傅氏戶券後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滅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其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為肇昌會寧令云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瞽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恒於音決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怒耶周以其紿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克齊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禄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沉

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驚復問曰吾禄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却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

章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大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
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大白山老
儒生耳烏能入秘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
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為史嵩之所忌謫死遠
方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
者伏覩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闕肆有非
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瀛不敏於先生無能為後今
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

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録已訖王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玉杜斧及詐假布囊四事太史氏嘗録之令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為高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為近故嘗過焉見野馬千百其羣而為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

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盡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痹謝事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于世也固宜然黄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為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為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庾元中咸以文學著時

人目之為龍山三李令公麟稱元中為友人殊不能曉
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及浮屠慧
遠也相傳圖始於盧楞伽世人臨摹甚多而儒先是
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
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沒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
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於義熙三年

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黄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修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

蓋晉有兩修靜議者弗是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岳獨笑之編乃黄口小兒强作解事者耳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楊郭君逵以此卷求題凡淵明之出處國朝諸大老若蕭貞敏公同文貞公楊文獻公商文定公及同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輩是非之未決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

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黄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静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摳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竪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

低首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一人皆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

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託為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米南宮真蹟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遵手帖因

書其語而歸之邃字伯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宦云

跋潘舍人年譜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舊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之書者為詳然所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雍博士不赴後以累遷為秘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擢居館職公為主客員外郎歷著庭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即提舉常平公自嚴州請祠再入秘書進左史

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請祠之後起為中書舍人公攝起居即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㳒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為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諲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諲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秘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餘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遷提刑十二月入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

謬戾有不難辨者今之去公廑二百年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紀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况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瀌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倣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韋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

未進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
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韋
齋生知南陵縣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
淳辛未進士號能繼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丈潤
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虎人稱爲文蔚先生通諸經
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焉鮮于奉常樞極器
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其身先生生季泰
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發縣自諸生

貢入成均為弟子員敏間來謁問之乃知先生之介孫

予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

見先生焉予竊恠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

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韋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大

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

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

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

為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為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

末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纉纉淳祐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别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吳中何仲章家纉因共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為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纉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

為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録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為譜各一卷雖不背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瀛尚勉之

跋醴泉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畧所載凡

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于貞觀六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刻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昆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為初刻無疑可寳藏也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藏道士白虛顥家虛顥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

畧同而魯爲尤盛葢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薶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令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噏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顥往南陽見

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卌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為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陜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

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椎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樁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歛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閫

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强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二語相可否公思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横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奸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

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為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歴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髙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為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

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
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
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
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
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灑以所聞
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
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
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

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令以秘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閒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寳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劉參軍黄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

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録事參軍此葢其九月所受黄勑也宋舊制告與勑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勑則當時給勑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録而已後因臣僚奏請㳺詔已給勑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

大夫守左丞顔而不着其名未名勝非謚忠靖顔則名

岐四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

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

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

右僕射而不着其名氏當時黄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

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

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宫二年

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歳之九月

其以右僕射緊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奸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强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

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天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

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鐙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文憲集卷十四